

顧明道著

# 紅妝俠影

馬彥祥題



# 自序

余自作荒江女俠後，於武俠小說漸覺厭倦，強管亦稀。二十九年冬，范君烟橋來謂余曰：「國華影業公司方受南洋某片商之特約，將攝一武俠影片，屏以言情之成份，子盍試編一電影劇本乎？」余作小說雖有年，而電影劇本寫作甚少，遂允承其乏，抽餘暇以爲之。不數月而劇本成，導演者爲石川先生，而女主角則爲周曼華，滬上電影日報曾記曼華每朝騎馬練拳，將一變其作風，則卽爲是劇而然也。劇名曰「俠女喋血記」，余且爲撰小說，刊之小說月報，凡十閱月而畢。今春明書店陳君徵稿於余，遂以此書版權歸之，而出單行本，易名曰「紅妝俠影」。而電影則以他故，卒未攝成，尙有待於將來；此本書蛻變之經過也。以今視昔，不能無感，乃於出版之日，略敘如此。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吳門顧明道書於海上寄廬

長篇俠  
情小說

# 紅妝俠影目次

- |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芳名豔說銀彈子 | 一   |
| 第二章 | 仇人相見決生死 | 一三  |
| 第三章 | 潼關道上流星飛 | 二四  |
| 第四章 | 寢宮枕戈孝女心 | 三三  |
| 第五章 | 芳草天涯何日歸 | 四二  |
| 第六章 | 從容殺盜顯身手 | 五〇  |
| 第七章 | 欲銷魂處已銷魂 | 五八  |
| 第八章 | 入山幸遇少林僧 | 六九  |
| 第九章 | 赴湯蹈火氣如雲 | 八一  |
| 第十章 | 風塵僕僕復仇歸 | 一〇〇 |

·著道明顧·

# 紅妝俠影

說小情俠篇長

## 第一章 芳名豔說銀彈子

春來了，雖然是在北方，氣候尙不十分和燠，而在這一個小園中早已是花紅草綠，如錦如繡，逗露着爛漫的春光。東邊有一堆假山，假山上有一茅亭，亭旁的碧桃已開放了。亭子中却空着石棧，沒有人影。兩邊一片淺草地，在矮牆盡處立着一枝一丈餘長的木杆，杆上張着一塊方方的白皮，皮中心畫着三個小圓圈的硃紅目標。每一圓圈之內，貼上一個黑色星形的金鐵屬物。便在本杆的對面，約有百步光景，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，頭上雲髮光澤，背後梳着一條髮辮，用粉紅絲線紮着把根。前面却罩着一方青綢包頭，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，擰成雙股兒，在額上紮了一個蝴蝶扣兒。上身穿一件淡藍湖縐箭袖小夾襖，腰間繫一條杏黃縐綢重穗子的汗巾。下面穿着大青縐綢褲兒，腳下穿一雙青牛皮平底小靴子，那靴尖上亮晶晶地彷彿是鐵片兒，纖細得很，這是有功夫的人穿的，踹着他人的要害，可以立致死命。伊生得一張吹彈得破的鵝蛋粉臉，明眸皓齒，瓊鼻櫻唇，沒一處不生得可愛，剛健之中寓着婀娜，端端正正的立在那裏。左手

托着一張聯珠彈弓。那弓拿在手裏，十分沉重，背是牛角，裏是牛筋，中間夾着一條鐵胎，足有鋸子刀那般厚薄。中間有個窩兒，裏頭藏着五顆彈子，晶光雪亮，宛如爛銀一般。少女觀準那對面的目標，右手把弦拉得如明月滿懷一般，只聽颼颼地三顆銀彈，首尾啣接，如流星般向那白皮上硃紅圈內黑色星形的目標飛去。鐸鐸鐸三聲響，那些金鐵屬物應聲而落。少女自己很得意地微微一笑。一眼瞧見矮牆外有一角黃色窗牖的樓房，簷牙高啄，上懸着一個鐵馬，晨曦正照在上面，乃是東鄰護國寺裏的藏經樓。少女的彈窩兒裏頭還賸有二顆銀彈，伊就若有意若無意地照準那簷牙上鐵馬又發了一彈。噹的一聲響，那鐵馬被銀彈一震，叮零零的從上落下。跟着便有一個戴着僧帽的和尙，爬上矮牆，向園裏探頭張望。瞧見了站着的少女，點點頭微笑道：「果然沒有別人能夠擊落咱們寺頂上的鐵馬的。高小姐眼功真好！」少女見了和尙，驕然淺笑道：「和尙，你早啊！我送你一彈當點心，好不好？」說着話，颼的一彈飛去，正擊中那和尙的僧帽，早已跟着銀彈飛去丈外。和尙禿着光頭，唬了一跳，立刻縮下身子去。少女忍不住格勒一笑。假山旁邊却閃出一個少壯的男傭來拍手笑道：「小姐這一彈打得真好！那廝是護國寺裏的知客僧逸塵，自以為生得年輕貌美，不能六根清靜，一雙色眼常常偷瞷人家的婦女，前年曾犯過風流案，却被本地紳士張老爺包庇着他調解開去的。今天他要來偷看小姐了，給他這一彈，雖然

沒有傷，至少使他唬了一大跳，快哉快哉！」少女點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早知道他喜看女人，我至少打賭他一隻眼睛哩。」男傭說完了他的話，自去假山下俯着身子拔草。這時天上忽有數頭蒼鷹飛來，在空中盤旋翱翔，好似找尋他們的目的物。少女仰起螭首，彎倒柳腰，又向空中發了一彈，正中在一頭鷹的頭上。那鷹在上面晃了兩晃，兀自飛了兩轉，徐徐折翼下墮。少女意興甚豪，一摸衣袋裏銀彈已罄，便向假山下喊一聲「高福」。那男傭立刻丟了草具，跑到伊的身前站住，雙手垂下，十分恭敬地問道：「小姐呼喚何事？」少女道：「你快到外面聶少爺那邊去，向他拿銀彈。因為我前天曾托他到鐵店裏去定製我用的銀彈三百顆，業已多日。他說明晚可以好的，不知店裏送來沒有？如已送來，快些拿進來給我用。如尚未送至，你煩聶少爺快快到那裏去跑一趟，今天必要交貨的，我這裏正沒有用呢。快去快來。」少女說罷，將纖手一揮，高福不敢怠慢，說聲是，立刻回身向外面跑去。少女便在伊身旁一塊太湖石上坐下，手裏尙拿着彈弓，專待高福回來覆命。少女究竟是誰呢？伊就是河北地方芳名四噪的銀彈子高飛瓊。這位高小姐是將門之女，武藝高強。別瞧伊年紀尚輕，而憑着伊的一身本領，已非常人可敵。曾隨着伊的父親高山走過一趟絕域，那地方的鬍匪是著名勇悍的，飛瓊和伊的父親合力擊退大股鬍匪，使鬍匪震驚佩服，知道河北銀彈子是當今的女俠。因為伊父親高山，就是天津的名鏢師，開設鏢

局於城外八里堡。河北河南遠近諸處，只要一提起了靖遠鏢局和金翅大鵬高山的姓名，可說如雷灌耳，沒有人不知道。他老人家的厲害，二十年來，靖遠鏢局所保的鏢，從沒有在外面出過岔兒，人家見了高山的旗子，上面繡着大鵬，鵬口裏吐出一個斗大的「高」字，馬上不敢侵犯他，一絲半毫，讓他的鑣車安然過去了。高山今年年紀已有五十六歲，生平祇有這一位女兒。髮妻顏氏早喪，飛瓊那時祇有四歲，都是高山撫養長大的，鍾愛如掌上明珠，借着伊聊慰桑榆暮景的。自幼也曾爲伊延師教讀，且習針黹。可是飛瓊既不喜握管爲文，又不愛拈線繡花。伊祇喜歡隨着伊的父親刺鎗弄棒，學習武藝。高山見伊女兒既愛武術，便把自己生平所有的技藝，傾筐倒篋的完全教授給伊。所以飛瓊不但能習普通拳技，而且精習劍術。高山將自己壯年時在外得來的一柄白虹寶劍傳與他的女兒，更能飛簷走壁，有輕身的本領。除了這些以外，伊還有一種驚人絕技，便是善用連珠銀彈，一發五彈，百步內打人百發百中。這是飛瓊費了七八年功夫，朝晚勤練而成的。伊所用的彈丸是一種特製的鋼鐵，磨得渾圓光亮，閃閃如銀，因此人家都叫做銀彈子，而銀彈子三個字也漸漸變作了伊的別號。直到如今伊還是每天清晨要到住宅的後花園中練習不輟。恰巧銀彈用完了，鐵店裏定製的銀彈尚未送來，所以此刻伊吩咐下人高福去問聶大爺催取。所謂聶大爺又是誰呢？便是高山得意的門徒聶剛，三年前在外面收來的。年

少英俊，不但武藝精熟，而又幹練多才，高山甚是寵愛他。高山不喜歡收徒弟，而對於聶剛却是頗垂青眼的。教他在鏢局裏幫辦一切事情，因為他能夠辦事，所以高家的公私諸務都要交給他去辦理。他對於這位飛瓊小姐當然是非常欽佩而愛慕的，極願意爲伊服務，十分誠懇，以博伊的青睞。可是飛瓊既有非常好的本領，伊的性情也是十分高傲的，睥睨一切，不屑屈就人家，失柳下之和。這一點高山常常警戒伊，而飛瓊總是難去伊的驕氣的。高福這下人在靖遠鏢局裏做事也有多年，便黠善後，高山也很信任他的。但是他對於飛瓊是十分服從，而視聶剛却非常嫉忌，以爲老主人太寵聶剛了。今天他在園中拔草，恰巧奉了飛瓊之命去向聶剛催取銀彈，他就跑到外面鏢局裏去。高山的住宅，外面是鏢局，後面是私邸。聶剛住在和鏢局相連的客室內，室前有個小小庭院。今晨聶剛起身後，盥櫛方畢，走出客室，一腳踏到庭中，不防頭頂上刷的一聲，有一物很快地落下。他急忙躲避時，已是不及，左肩膀上已着那東西，跌落地上，原來是一頭死鷹。聶剛吃了一下虛驚，細看死鷹的頭已被彈丸擊碎了，地上流着許多鮮紅的血。再一看自己衣上已淌上許多斑斑的血跡，臉上亦已沾染了一些血。他心中十分懊惱，暗想這鷹十九是被飛瓊擊死的，大概伊又在後園練習銀彈了。真晦氣，恰巧落在我的身上，髒了我的新衣。聶剛一邊想，一邊剛要更換衣服，高福已走到他的房門前。一見地下的那頭死鷹，再一看聶剛的臉上

和身上，不覺嚙嚙一聲笑了出來。聶剛一團怒氣，正沒處發洩，見高福走來發笑，怒上加怒，立刻就對高福說道：「奴才，你笑什麼？」高福沒有開口，先給聶剛罵了一聲，他也有些生氣了，便冷笑說道：「聶大爺，恭喜你，有血。」江湖上人最忌人家說他有血，聶剛雙眉一豎道：「那鷹是誰打下的？」高福道：「除了我家小姐，還有誰能有這絕技，把天上飛的鷹擊落呢？」聶大爺何必問我？你自己想想，你可有這本領？」聶剛聽高福有意奚落他，更是發怒道：「奴才，你道我沒有本領嗎？哼！」高福道：「聶大爺，你不要奴才奴才的罵人。我高福在這裏靖遠鏢局是吃的高家的飯，不是你的下人。你聶大爺地位雖然比我高一些，也是靠鏢局吃飯的。我不配你罵。」聶剛已將衣服換上，跳過來指着他說道：「你大清早來和我鬥嘴的嗎？罵了你有什麼了不得？」高福道：「我已說過不吃你的飯，不用你罵。」此時聶剛見高福如此傲慢無禮，忍不住怒火愈高，一伸手撲的一掌，打在高福的肩頭。高福如何當得住？早已一個筋斗跌倒在地。不由哭喪着臉說道：「好，你打人嗎？」聶剛瞪着眼睛說道：「打了你又怎樣？」說着話，走過來一腳踏住高福的胸脯說道：「你這廝太無禮了，打死了你再說。」提起錐子大的拳頭，正要打下去時，高福忽又哀求道：「啊呀，聶大爺，你真要打我嗎？你是有本領的人，我不夠你打的，請你饒恕了小人吧。以後我總不敢得罪你聶大爺了。」聶剛見他如此模樣，便一笑道：「呸，你這廝真是銀樣蠟槍頭，方纔

爲什麼嘴兒？我看在我師父面上，姑且饒恕你一次，滾開去吧。」將脚一鬆，回轉身走進室中去了。高福扒起身來，瞧着聶剛後影，做了一個鬼臉，兩手摸着屁股，一步一步的走回園中去。見飛瓊坐在石上，正等候他取銀彈來。高福便裝出一拐一蹩的樣子，走上前去。飛瓊等得有些不耐煩，立起身來，對他說道：「銀彈在那裏？做甚麼你去了這許多時候？」高福做出疼痛之狀，顫聲對飛瓊說道：「聶大爺打我，請小姐代我伸冤。」飛瓊眉頭一皺道：「他爲什麼要打你呢？」高福道：「小的奉了小姐之命，跑到聶大爺那邊，見聶大爺正在更換血污之衣。他恨恨的對我說，不知是那一個短命鬼打下一頭蒼鷹，害他弄髒了衣服。我就說這是小姐打下的，他就當着我面罵小姐。」飛瓊聽了，有些氣惱似的，又問道：「聶剛罵我什麼？」高福嗚嗚而言道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飛瓊又哼了一聲道：「那麼你可問他要銀彈？」這時候空中還有兩頭蒼鷹在那裏打轉，好似要尋找他們已失去的伴侶。高福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已經把我痛毆了。小姐，你知道聶大爺的本領高強，無人能敵，小的怎打得他過？被他打傷了，求小姐爲我作主。」飛瓊立刻玉醫生噴，將足一頓道：「你道聶剛本領好，他人怕他，惟有我却不怕他的。他在我家客客氣氣，不應該就出手打人，明明是瞧我不起。」高福道：「是啊，俗語說得好，打狗要看主人面。他打小的如同打小姐，打老爺一樣。他還說不論誰人惱怒了他，他都要打的。」飛瓊道：「這廝果然恃寵而驕，不

成樣子了，我父親常常在我面前說他怎樣好，其實都是我父親待他太好了。我今天就去問他是何道理。」高福道：「好小姐，多謝你代我伸冤，但望你千萬不要說小的告訴你的，否則聶大爺又要罵我打我哩。」飛瓊道：「我自然不說你告訴我什麼話，因為我見你被人打了，所以詰責好，我去問他，就是啦。」說畢，丟下彈弓，走出園門去了。高福暗暗喜歡，遠遠地跟隨在後面。恰巧聶剛正從甬道邊走來，他因方纔打了高福，是爲一時的忿怒，事後思量，高福是師父和飛瓊世妹得寵的下人，而且利口善佞，專會搬弄是非的，現在我打了他，難免他不到主人面前去說我有不是之處，離間我們的感情，那麼還是讓我自己去辯白一下，以免中間或有誤會吧。所以他走向後花園來找尋飛瓊，遂在園門外碰頭。聶剛上前，叫了一聲世妹，正要開口，而飛瓊滿面生嗔，早就對他說道：「聶世兄，我叫高福來向你催取定製的銀彈，你爲什麼要打他？那應是我一時好頑，把它擊落下來的。却不料激起了你的怒火，竟把高福毒打。須知高福是我家的下人，不用你去毆他。你如怒我，不妨直接來打我就是了。」聶剛不防飛瓊向他說這些話，明知是自己打了高福，高福已在飛瓊面前說上壞話，激怒伊了。遂強作笑容對飛瓊說道：「世妹別要生嗔。那應果然是你打下的嗎？好眼力！髒了我的衣，這是小事，不足掛齒。倒是高福那廝究竟是個下人，對我太沒禮貌了。他對我的態度和所說的話真是令人生氣，所以我一時氣不過，推了他一交，

沒有打他。他在世妹面前說什麼話？世妹別要聽他。」飛瓊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已推了他一交，還說沒有打他嗎？他沒有說什麼。只是世兄自己也太不成樣子了。我父親寵了你，你就自以爲武藝高強，沒人是你的對手，在我家裏日益驕橫起來嗎？高福是沒有本領的人，你打了他，也不爲武。你就和我較量一下本領吧。你若能勝過我的，一切都不要說起。靖遠鏢局裏除了我父親，由你獨大。否則還有他人，不容你猖狂呢。」聶剛聽了這話，兩手搓搓，表示很急的樣子。又對飛瓊說道：「我多謝師父把我收留在此，一輩子感激不忘的。那裏敢驕橫？這是師父深知的。世妹你要聽信他人挑撥之言，我對於世妹也是一向佩服的。世妹的武術遠勝於我，我那裏敢和世妹較量高低？千乞世妹原諒我的忠誠，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。」飛瓊搖搖頭道：「你倒說得如此好聽。人家都說你本領怎樣好，老實說，惟有我總是不服。今天千錯萬錯，你不該打家下人。高福是我差他來催取銀彈的，老鷹是我打下來的，你明明是恨我，莫要遷怒於高福。你有話同我說，今天我們非得比較一回不可。」聶剛伸手搔搔頭道：「世妹爲什麼這樣執拗？我是不敢和世妹交手的。」飛瓊道：「你不敢和我比賽嗎？我偏要你和我不比。你若是好漢，不要推諉。」聶剛又道：「自己人何必較量？我總不是你的對手，不用比了。」飛瓊將頭顱一偏道：「我不要，你當着我的面，一味向我恭維，背着我，我就毀謗我了。」聶剛道：「這是冤枉的。我一向說世妹好。」

飛瓊一回頭，瞧見高福正立在園門口，彎倒了腰，尚在撫摸他自己的腿股。伊想自己已許高福伸冤，必要代他出口氣，任憑聶剛怎樣好說溫話，我千萬不可聽他的。於是伊又對聶剛用很堅決的口氣說道：「我一定要比的。你若不與我比時，就是看不起我，不要再在此間了。」聶剛聽飛瓊這樣咄咄逼人，他究竟是個男子，有着丈夫氣概，到了此際再也忍耐不住了。只得說道：「世妹若然一定要和我比較時，我也無所逃命了。」飛瓊道：「好，我們比過再說。」便向旁邊庭心中一站，等候聶剛上前。聶剛硬着頭皮，把外面長衣卸下，跳過去作個金雞獨立之勢，說道：「世妹先請。」飛瓊也不客氣，一伸右臂，使個霸王喝酒，一拳打向聶剛嘴邊來。聶剛迅速地向旁邊側轉頭一讓，使個葉底偷桃，一拳向飛瓊下部打去。飛瓊一彎身，使個龍女牧羊，要去撈聶剛的手腕。聶剛怎肯被伊撈住了，趕緊縮了回去。而飛瓊又飛起右足，踢向聶剛腰裏來。聶剛向左邊一跳，剛纔躲過了，不防飛瓊跟着左腿飛起，直蹶到聶剛胸前，足尖離開聶剛胸口祇有一二寸了。聶剛發着急，連忙使個霸王卸甲，一縮身跳開了數尺。他知道這是飛瓊善使的鴛鴦拐，況且鞋尖鐵片，任何人中了伊的一足，必要吐血身亡。以前有個山東惡丐上門尋釁，硬要鏢局給他一千兩銀子。高山和他恰巧不在這裏，夥計們被惡丐打倒了幾個，惱怒了飛瓊出來和那惡丐狠鬥，也用這鴛鴦拐踢傷了惡丐的胸口，當場吐血跌斃的。不料伊今朝也用這絕技來對付自己，

險些兒中着不由唬了一身汗。連忙用出平生本領來悉心對付，一些不敢懈怠。兩人一來一往，鬥了三十餘合。飛瓊好勝心切，被伊捉住。聶剛一個小小破綻，一拳打去。聶剛急避時，肩頭已着，不由堆金山倒。玉柱的仰後面倒。飛瓊拍手笑道：「倒也倒也！世兄你輸了。」聶剛一骨碌爬起身來，羞慚滿面。又見高福立在遠處對他扮鬼臉，似乎嘲笑他的模樣。聶剛如何過得？他就漲紅着臉，對飛瓊說道：「世妹，你不要自恃技高，這是我一個不留心被你打跌了一交，不能馬上算數。我去取劍來，我們兩人比一下傢伙，好不好？」飛瓊帶笑點頭道：「很好，隨便什麼比法，我總是不謝絕的。你快去取你的劍來，我們一同到後花園去耍一下子。」聶剛正要回身取劍，忽然外面履聲托托，走進一位老英雄，領下鬍鬚已有些花白，面臉上精神飽滿，雙目炯炯有神，身穿深藍色緞的夾袍子，足登快靴，腰間束着玫瑰紫色的繫帶，口裏銜着一桿旱烟袋，正是金翅大鵬高山。他一清早出去把錢散發與附近窮苦的鄉民，然後回來，這是他好善樂施的仁心。每逢三六九日，他總是這樣做的。每次施去一百或是八十貫錢，所以四圍的村民沒有一個不歌頌他的功德。也因高山自己覺得在少壯時憑着一口金背刀，在外面殺傷過不少人，不免有些造孽，所以省下這筆錢來並不積貯，却把來救濟窮黎了。飛瓊一見高山進來，忙嬌聲喚一聲爸爸。聶剛也立正身子，叫聲師父。高福一見，却遠遠地趑趄開去了。高山聽見聶剛背後衣裳上有些塵泥，

便問你們在此做什麼？飛瓊便把自己如何和聶剛比賽拳棒，將他打倒，聶剛不服，要和伊再比劍術的經過，約略告訴。高山正色吐道：「胡說！自己人較量什麼高低？不要彼此傷了和氣。你們還是免不了孩子氣。」聶剛俛首無言。飛瓊却還說道：「爸爸，你不知道他……」正要再說下去時，高山早喝住道：「別要胡說！」又回頭對聶剛說道：「聶剛，你且到外邊去，鏢局裏可有客人到來，倘有人來找我，你總說不在家，休去理會。」聶剛答應一聲，走出去了。高山又對他的女兒看了一眼，對伊招招手道：「你且隨我來，我有話同你講呢。」飛瓊馬上跟了高山，循着甬道，跑至東首一間書室裏坐定。那書室佈置得樸雅，正中紫檀案上供着小小一尊達摩老祖的銅像，爐子裏焚着名香，壁上掛着名人書畫，正中是懸的虎嘯龍吟圖。屋隅又掛上一張寶雕硬弓，又有一柄朴刀，共有青布袋套着。高山坐在太史椅上吸了兩口烟，對飛瓊說道：「我以前不是常和你說過，有了本領，不能自恃而驕，驕則必敗。你不聽我的話嗎？你爲何又要和聶剛去比賽？自己人尚且要如此好勇鬥狠，遇見外邊人又怎樣呢？」飛瓊以爲伊父親爲了伊和聶剛比較身手的事而給伊教訓，所以擡起了嘴，不響。高山又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古人說的話一些也不錯。我告訴你吧，以前我也是爲了喜歡行俠仗義，代抱不平，因此我就和人家結下了深仇宿怨。雖然事歷數年，人家卻不會忘記我，而要找我。在這二三日內，我就很難對付，說

不定將有不測之禍呢。」飛瓊聽了高山這話，不由一驚，忙問怎的？

## 第二章 仇人相見決生死

飛瓊問得緊時，高山吸了兩口烟，又說道：「這事約有八九年了。記得我在那一年保鏢南下，到得杭州，路上沒有岔兒，大家無不歡喜，便在杭州耽擱數天，以冀遍遊六橋三竺，興盡而還。一天我和幾個鏢局裏的夥計到南山去遊得有興，只望山野間走去。忽見那邊嶺上有十數鄉人盪擁而來，手裏各拿着竹刀鋤鐵之類，有些人面上還帶着傷，形狀十分狼狽。中間抬着一個男子，滿身浴血，遍體鱗傷。我見了，不免覺得奇異。遂拉住一個鄉人，問他們是何緣故？那昇着的男子又是誰？那鄉人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，告訴我，他們是郝家村人，去此不遠。他姓郝，名根福。他的父親文元，就是那昇着的男子。因為他們是種茶爲業的，有七八畝山地，都種着上等的好茶，本是三年前向紅樟村裏一個姓田的農夫買下的。那姓田的是個敗家之子，爲了賭輸了錢，負得一身的債，遂把山地賣去。我等見那地土好，所以湊了錢買下。誰知去年臘月，姓田的有個堂兄名喚長林，從北邊學武歸來，竟向我們要還那種茶的山地。揚言那山地是田長林的產業，給他堂弟盜賣的，責備我們不該胡亂收買，故要我們無條件把山地奉

還與他，其時那姓田的却又逃匿無蹤，無處可以找他。我們答復他說這田地是出錢買來的，有契在手，不能交還，以後遂不去理會他。誰知田長林竟用他族人把那山地強奪回去，把我們所雇的長工毆傷了好幾個。我父親派人向他交涉，他又不理。我父親也懂得一二武藝，今天遂帶了村人，前去奪還田地。起初我們得勝的，及至田長林得信，他親自領了一班人來驅逐我們。我們雖然個個人各出死力，和他們相拚。然而田長林的武藝已是不弱，更有幾個地方朋友幫着他一齊動手，我們未免吃了虧。我父親力敵數人，受了幾處重傷，我也臂上刺着一刀，不得已敗退下來，昇着我父親回村。這片山地只好由田長林強佔去了。我父親的性命也不知怎麼樣呢？郝根福說罷，氣喘吁吁的兀自不勝忿忿之氣。那時候被昇着的郝文元，躺在木板上，掙扎着說道：『此仇不報，吾目不瞑。』那時候我忽然激於一時義憤，對他們說道：『山地既是你們斥資購得的，田長林如不忍割愛，也當請人出來，商懇出資贖還，怎能用武力強佔，難道沒有國法的嗎？』郝根福道：『這裏鄉間的風俗，往往私自械鬥，並不去官廳方面控告的。我們此次吃了敗仗，明年當圖報復。祇恨自己武藝不濟事，田長林武術高強，又有能人相助，我們如何報得此仇呢？』我遂問這地方距離不遠嗎？他說不遠，過了嶺七八里路就是那山地了。我遂慨然對他們說道：『你們不要氣沮，我來相助你們一臂之力，去奪回那山地，一雪今日之恥。』郝根福將信將疑。